

秋天呈现了特别的意境和回味,公园或是郊外,渐渐地呈现霜叶满阶红的景象。岁岁年年,每一片树叶都饱含着对根的情意,一生都在追赶霞光,挽留岁月。一次次的优美转身,蕴含着风华与落幕。

老家离我居住的县城有九公里,每次乘车路过老家附近,我都打开车窗,看看熟悉而陌生的风景,回忆温馨而美好的场景。路边,一改过去的杂乱,一切显得井井有条,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每年的几个重要节日,兄弟聚集回老家,看到集镇变美了,道路通畅了,内心一阵欣喜,过去的酸甜苦辣仿佛就在眼前。在离家四五里的地方,有一条灌溉的河流,上下游涵盖几个乡镇,河的两边是乡间土路,河边杂树众多芳草争妍。我们忆起了儿时往事。十多岁时,每年春天,父亲就会带着我们来这里挖树苗,每人拿上两棵,或是扛在肩上,带回家栽在家前屋后。因为那时每家都养猪、养羊,多是圈养加散养,猪羊一放出圈,就容易把幼树咬断,树苗成活率较低,所以要年年植树。经过多年的坚持与照看,家前屋后林阴浓郁。

词二首
·辰沐·
越调·小桃红
农村换新妆
安知荒地换新妆,机器轰鸣响,大路朝天畅心网。
欲飞翔。
欢天喜地新工厂。桂风吹动,菊篱迷醉,柿满沐朝阳。
苏幕遮
雨渡秋波
影朦胧,声荡漾,银杏纷飞,红叶划烟桨。惊散秋虫逃冷巷。
菊桂深情,香在无声淌。
远行人,停画舫。一片笙歌,翘首风掀浪。点化秋波憨俏样,闭上双眸,伸手甜心亮。

女儿快十七岁了,将近一米七的身高,特别爱美,为了保持身材,每晚和我一起跳绳、做仰卧起坐、控制饮食,每次我说她喜欢臭美的时候,她就会一扮鬼脸说:“还不是像你呀!”这时我也是毫不客气还击说“怎么学习不像我呢?”她便不再言语了。对于女儿的学习,我在内心非常自责,为了所谓的工作,女儿初中时我为她选择了住校,自制力差的女儿,成绩一下子一落千丈,后来虽然我想尽了各种办法,她都没有再赶上来。
抛开学习,女儿是我最好的闺蜜。我喜欢带女儿出入于各种场合,喜欢听别人说我们像姐妹。与女儿出去旅游,她是我最好的摄影师,总是会在我不经意的时候,为我捕捉到一些优美的镜头。女儿也

（接上期）
1932年7月18日深夜,刘宏勋牺牲的噩耗传到崔筱斋的耳中,他禁不住泪水涟涟。他思考着,我还是暂时离开吧,不,这里还需要我,离开就是逃跑,这是共产党员的奇耻大辱。他的思绪像他家纺车一样飞快地转着。他想左倾路线带来的巨大损失,他在想身上的重担,唉,过去的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,为什么不建立牢固的根据地?为什么建立农会就是流于表面的斗争?为什么李星三执行王明路线自己不反对?为什么……他想不下去,他忙着想人民以后的日子。思前想后的他决定马上回家,再次发动农民,进行一场细致而深入的斗争。

当他整理好行装准备出村时,不料,反动民团已经包围了整个村子。原来,崔筱斋在叶子楠躲藏的行踪,被一位游手好闲的坏人发现,为了领取叶奋九国民党团防局的重赏,他把崔筱斋躲藏的地点报告给下塘集团防局,叶奋九立即派出民团包围了山家岗叶子楠家。崔筱斋照例藏进草堆里,大搜一通后敌人走了,可是刚到村口就得到密探报信,又折回头把草堆围起来,无数步枪对准草堆,叶奋九喊道“我知道你藏在里面,出来饶命。”崔筱斋没有回答,叶奋九点燃了草堆,崔筱斋这才走了出来。内弟叶子楠见崔筱斋被捕,也无计可施,老父亲和两个弟弟知道后也无能为力。

岁月寄来一枚枚秋叶
·仇多轩·
其实,在我们的内心深处,有一种浓厚的乡野情结。春夏秋冬,我们赏花开花谢,观叶生叶落,心存敬畏,也心存哀伤。秋冬时节,我们把树下的荒草和落叶一起清扫干净,晒干后堆积在一起,隔三岔五用泥兜运到厨房,用来烧水煮饭。落叶,最大限度地发挥着它的价值,成为带来温暖的燃料,之后还是带来丰收的肥料。年年岁岁,落叶飘洒,见证着丰收的年景。

如今,城乡各地草木青葱,装扮着美丽大地。翩然而下的落叶,缤纷着秋日风情。枫叶、银杏叶、梧桐叶等等,落下一层,成为一种景观。现在落叶也不用作燃料了,即使不及时清扫,也不会令人感到厌烦,落叶缤纷,是我们记忆中留存的美好的一部分。

几年前,到一酒厂参观,银杏大道



是我最好的倾听者,工作上的烦心事,以及写稿发稿的种种辛酸与快乐,甚至对老公的怨尤,我都喜欢诉诸女儿,女儿总是会抱着爱怜的态度给我予抚慰。我们母女几乎没有什么秘密,说话也不似一般母女那样讲究礼数,我喜欢穿青春一些的衣服,女儿就会说我“爱装嫩。”有了好看的书籍,我总是第一时间推荐给女儿看,女儿便会说“看看看去,谁也没有我妈妈写得好。”我故作相问“真的吗?”女儿说:

“哄你开心噢!”与女儿逛街,我喜欢让女儿提东西,女儿就会抱怨说“我是你的搬运工呀?”我说“这才有多重,你小时候,我既要背你,还要提东西,比这可累多了,趁我现在还没老到要你背的地步,你就偷着再乐几年吧!”女儿撇撇嘴说:“保持好你的身材吧,别让我到时背不动!”因为老公眼睛小,女儿的眼睛也不算大,女儿就说自己以后一定要找个帅气的老公,再生一个漂亮的女儿,我就

毫不留情地回绝道“你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,表面上看很风光,但是我不是为了自己,我为的是广大劳苦大众谋求翻身得解放,即使死去也在所不惜,我们的明天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,我也奉劝你要为自己留条后路。”李团副气急败坏地走了,临走时忿恨道“把他押到合肥去,我倒是想看看到底是他骨头硬,还是我的老虎凳硬?”
崔筱斋被捕后,会员们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大家商量解救崔筱斋的方案,一致决定于1932年7月21日上午,正面组织大批农民协会会员群众去下塘集团防局看守所闹事,把事情闹大点吸引团防局看守所武装力量,同时组织游击队剩余的全部力量,想办法从后门进入看守所,把崔筱斋营救出来。由于当时存在敌中有我、我中有敌的现状,狡猾的叶奋九得到信息后,为防止夜长梦多,擅自决定提前就地杀害崔筱斋。

1932年7月21日拂晓,关押崔筱斋的牢门打开了,在荷枪实弹的数十名敌人层层押解下,崔筱斋带着重刑的手铐脚镣,从看守所的黑大门走了出来,他昂首挺胸,带着蔑视敌人的傲岸情态,从容不迫地步行,他向周围的群众高呼到“天上小星簇大星,筱斋死了为革命。死了筱斋容小可,革命自有后来人!”一路上他还高唱《国际歌》,高呼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!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在场的群众纷纷流下了热泪,有的还低声地跟着呼口号。崔筱斋英

过,使颤动的枝叶轻松地飘落于大地,无人确知落叶之歌,究竟是欢笑的歌声,还是离别的眼泪。因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,所以有宁静,有智慧,有成熟的精神,向忧愁微笑,向欢乐愉快的微风赞美。”

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“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。”落叶集合了妩媚与沧桑,是一个周期的完美谢幕,来年枝头依旧芬芳。树叶虽不起眼,但也有色彩斑斓、波涛汹涌的一生,千千万万之树叶,更是茂密树林的组成部分。一如东山魁夷《一片树叶》的描述“一叶坠地,绝不是毫无意义的。正是这片片黄叶,换来了整棵大树的盎然生机。这一片树叶的诞生和消亡,正标志着生命在四季里的不停转化。”如此,人生的行程,花开花谢,起起落落,亦如落叶。绿叶青葱,犹如青春岁月,是人生一段美好的回忆,黄叶渐浓,犹如老态龙钟,无力抵挡岁月的侵袭。

不久前,从报上看到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瓦·洛扎诺夫《落叶集》里的一句话,摘录下来致敬我们的岁月“要感谢生活的每一个瞬间,要永远留住生活的每一个瞬间。”



山野如画
·包淑娴·
摄影
一大早,和先生一起去菜市场买了一个4斤6两的鱼头,中午主打菜鱼头炖豆腐。昨天接社区通知,合肥疫情全面控制,6号起合肥往返自由。今天热热身,周末去合肥烧给孩子们吃。
鱼头洗净控水,用葱、姜、蒜、料酒腌制30分钟,热锅下油倒入葱、姜、蒜、爆香后倒入备好的五花腊肉片,出香后再放入鱼头翻炒,倒入纯净水,开后调小火慢炖20分钟,放入竹荪打入豆腐,大火冲开调中火开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我与女儿像闺蜜一样喜欢互损又彼此信任,也因为母女彼此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,因此关系更加亲密,彼此更加依赖,因为有了彼此,才觉得生活有了幸福的意义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我与女儿像闺蜜一样喜欢互损又彼此信任,也因为母女彼此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,因此关系更加亲密,彼此更加依赖,因为有了彼此,才觉得生活有了幸福的意义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问“为何要生女孩呢?”女儿说“女孩贴心呀,就像我和你。”女儿总说我做的饭好吃,其实婚前我什么都不会,可自打有了女儿,不知不觉就什么都会了,我知道我做的饭很一般,女儿只是喜欢饭里妈妈的味道罢了。女儿总说要给我做饭,我怕耽误她学习,一直没有答应。前不久,女儿准备了两天,终于为我烧了三个菜,一盘醋溜土豆丝、一盘鱼香茄子、一盘咖喱鸡块,虽然色香味谈不上俱佳,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